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九十九回 老叔祖娓娓講官箴 少大人殷殷求僕從

「莫可文自從做了王太尊書啟之後，辦事十分巴結；王伯丹的文章，也改得十分週到；對同事各人，也十分和氣。並備了一分鋪蓋，在衙門裡設一個床鋪，每每公事忙時，就在衙門裡下榻。人家都說他過於巴結了，自己公館近在咫尺，何必如此；王太尊也是說他辦事可靠，那裡知道他是別有用心的呢。他書啟一席，就有了二十兩的薪水；王太尊喜他勤慎，又在道臺那邊，代他求了一個洋務局掛名差使，也有十多兩銀子一月；連他自己鬼鬼祟祟做手腳弄的，一個月也不在少處。後來太湖捕獲鹽梟案內，太尊代他開個名字，向太湖水師統領處說個人情，列入保舉案內，居然過了縣丞班。過得兩年，太尊調了蘇州首府，他也跟了進省。不幸太尊調任未久，就得病死了。那時候，他手邊已經積了幾文，想要捐過知縣班，到京辦引見，算來算去，還缺少一點。」正在躊躇設法，他那位弟婦過班的太太，不知和那一個情人一同逃走了，把他幾年的積蓄，雖未盡行捲逃，卻已經十去六七了。他那位夫人，一向本來已是公諸同好，作為謀差門路的，一旦失了，就同失了靠山一般；何況又把他積年心血弄來的，卷了一大半去！只氣得他一個半死！自己是個在官人員，家裡出了這個醜事，又不便聲張，真是啞子吃黃蓮，自家心裡苦。久而久之，同寅中漸漸有人知道了，指前指後，引為笑話。他在蘇州蹲不住了，才求分了上海道差遣，跑到上海來。因為沒了美人局，只怕是一直癩到此刻的。這是莫可文的來歷。

「至於那卜子修呢，他的出身更奇了。他是寧波人，姓卜，卻不叫子修，叫做卜通。小時候在寧波府城裡一家雜貨店當學徒。有一天，他在店樓上洗東西，洗完了，拿一盆髒水，從樓窗上潑出去。不料鄞縣縣大老爺從門前經過，這盆水不偏不倚，恰恰潑在縣大老爺的轎子頂上。」金子安聽我說到這裡，忙道：「不對，不對，他在樓上看不到底下。容或有之，大凡官府出街，一定是鳴鑼開道的，難道他聾了，聽不見？」我道：「你且慢著駁，這一天恰好是忌辰，官府例不開道鳴鑼呢。縣大老爺大怒，喝叫停轎，要捉那潑水的人。眾差役如狼似虎般擁到店裡，店裡眾伙計誰敢怠慢，連忙從樓上叫了他下來。那差役便橫拖豎曳，把他抓到轎前。縣大老爺喝叫打，差役便把他按倒在地，褪下褲子，當街打了五十小板子。」金子安道：「忌辰例不理刑名，怎麼他動起刑來？」我道：「這就叫做只許州官放火，不准百姓點燈。當時把他打得血流漂杵！只這一打，把他的官興打動了。他暗想：做了官便如此威風，可以任意打人。若是我們被人潑點水在頭上，頂多不過罵兩聲，他還可以和我對罵；我如果打他，他也就不客氣，和我對打了。此刻我的水不過潑在他轎子上，並沒有潑濕他的身，他便把我打得這麼利害！一面想，一面喊痛，哼聲不絕。一面又想道：幾時得我做了官，也拿人家這樣打打，才出了今日的氣。可憐這幾下板子，把他打得潰爛了一個多月，方才得好。東家因為他犯了官刑，便把他辭歇了。」

「他本是一個已無父母，不曾娶妻的人，被東家辭了，便無家可歸。「想起有個遠房叔祖，曾經做過一任那裡典史的，刻下住在鎮海，不免去投奔了他，請教請教，做官是怎樣做的；像我們這樣人，不知可以去做官不可以。如果可以的，我便上天入地，也去弄個官做做，方才遂心。主意打定，便跑到鎮海去。不一日到了，找到他叔祖家去。他叔祖名叫卜士仁，曾經做過幾年溧陽縣典史。後來因為受了人家二百文銅錢，私和了一條命案，偏偏弄得不得到，苦主那邊因此淚費上吃了點虧，告發起來，便把他功名幹掉了，他才回到鎮海，其時已經七十多歲了。兒子卜仲容，在鄉間的土財主家裡，管理雜務，因此不常在家。孫子卜才，在府城裡當裁縫。還有個曾孫，叫做卜兌，只有八歲，代人家放牛去了。卜士仁一個老頭子，在家裡甚是悶氣，雖然媳婦、孫媳婦都在身邊，然而和女人們總覺沒有甚麼談頭。」

「忽看見姪孫卜通來了，自是歡喜，問長問短，十分親熱。卜通也一一告訴，只瞞起了被鄞縣大老爺打屁股的事。他談談便問起做官的事，說道：『叔公是做了幾十年官的了，外頭做官的規矩，總是十分熟的了。不知怎樣才能有個官做？不瞞叔公說，姪孫此刻也很想做官，所以特地到叔公跟前求教的。』卜士仁道：『你的志氣倒也不小，將來一定有出息的。至於官，是拿錢捐來的，錢多官就大點，錢少官就小點；你要做大官小官，只要問你的錢有多少。至於說是做官的規矩，那不過是叩頭、請安、站班，卻都要歷練出來的。任你在家學得怎麼純熟，初出去的時候，總有點躑手躑腳的；等歷練得多了，自然純熟了。這是外面的話。至於骨子裡頭，第一個秘訣是要巴結。只要人家巴結不到的，你巴結得到；人家做不出的，你做得出。我明給你說穿了，你此刻沒有娶親，沒有老婆；如果有了老婆，上司叫你老婆進去當差，你送了進去，那是有缺的馬上可以過班，候補的馬上可以得缺，不消說的了。次一等的，是上司叫你呵屁股，你便馬上遵命，還要在這屁股上頭加點恭維話，這也是升官的吉兆。你不要說做這些事難為情，你須知他也有上司，他巴結起上司來，也是和你巴結他一般的，沒甚難為情。譬如我是個典史，巴結起知縣來是這樣；那知縣巴結知府，也是這樣；知府巴結司道，也是這樣；司道巴結督撫，也是這樣。總而言之，大家都是一樣，沒甚難為情。你千萬記著「不怕難為情」五個字的秘訣，做官是一定得法的。如果心中存了「難為情」三個字，那是非但不能做官，連官場的氣味也聞不得一聞的了。這是我幾十年老閱歷得來的，此刻傳授給你。但不知你想做個甚麼官？』卜通道：『其實姪孫也不知做甚麼官好。譬如要做個縣大老爺，不知要多少錢捐來？』

「卜士仁道：『好，好！好大的志氣！那個叫做知縣，是我的堂翁了。』又問：『你讀過幾年書了？』卜通道：『讀書幾年！一天也沒有讀過！不過在學堂門口聽聽，聽熟了「趙錢孫李，周吳鄭王」兩句罷了。』卜士仁道：『沒有讀過書，怎樣做得文官。你看我足足讀了五年書，破承題也作過十多次，出起身來不過是個捕廳。像你這不讀書的，只好充地保罷了。』卜通不覺矮住了，說道：『不讀書，不能做官的麼？』卜士仁道：『如果沒讀過書都可以做官的，那個還去讀書呢？』又沈吟了一會道：『我看你志氣甚高，你文官一途雖然做不得，但是武弁一路還不妨事。我有一張六品藍翎的功牌，從前我出一塊洋錢買來的，本來打算給我孫子去用的，爭奈他沒志氣，學了裁縫。我此刻拿來給了你，你只要還我一塊洋錢就是了。』卜通道：『六品藍翎的功牌，是個甚麼官？』卜士仁道：『不是官，是個頂戴；你有了他，便可以戴個白石頂子，拖根藍翎，到營裡去當差。』卜通道：『此刻姪孫有了這個，可是跑到營裡，就有人給我差使？』卜士仁道：『那裡有這麼容易！就有了這個，也要有人舉薦的。』卜通道：『那麼姪孫有了這個，到那裡去找人薦事情呢？』

「卜士仁又沈吟了一會道：『路呢，是有一條，不過是要我走一趟。』卜通道：『如果叔公可以薦我差使，我便要了那張甚麼功牌。』卜士仁道：『這麼說罷，我們大家賭個運氣，我們做伴到定海去走一趟。定海鎮的門政大爺，是我拜把子的兄弟，我去托他，把你薦在那裡，吃一份口糧。這一趟的船錢，是各人各出。事情不成，我白賠了來回盤纏；如果事成了，你怎樣謝我？』卜通道：『叔公怎說怎好，只請叔公吩咐就是了。』卜士仁道：『如果我薦成功了你的差使，我要用你三個月口糧的。但是你每月的口糧都給了我，你自己一個錢都沒了，如何過得？我和你想一個兩得其便的法子：三個月的口糧，你分六個月給我，這六個月之中，每月大家用半個月的錢，你不至於吃虧，我也得了實惠了。你看如何？』卜通道：『不知每月的口糧是多少？』卜士仁道：『多多少少是大家的運氣，你此刻何必多問呢。』卜通道：『那麼就依叔公就是了。』卜士仁道：『那功牌可是一塊錢，我是照本賣的，你不能少給一文。』卜通道：『去吃一份口糧，也要用那功牌麼？』卜士仁道：『暫時用不著，你帶在身邊，總是有用的。將來高升上去，做百長，做哨官，有了這個，就便宜許多。』卜通道：『這樣罷，姪孫身邊實在不多幾個錢，來不及買了。此刻一塊洋錢兌一千零二十文銅錢，我出了一千二百文。如果事情成功，我便要了，也照著分六個月拔還，每月還二百文罷。可有一層：事情不成功，我是不要他的。』卜士仁見有利可圖，便應允了。當日卜士仁叫添了一塊臭豆腐，留姪孫吃了晚飯。晚上又教他叩頭、請安、站班，各種規矩，卜通果然聰明，一學便會。」

「次日一早，公孫兩個，附了船到定海去。在路上，卜士仁悄悄對卜通道：『你要得這功牌的用處，你就不要做我姪孫。』卜

通吃驚道：『這話怎講？』卜士仁道：『這張功牌填的名字叫做賈沖，你要了他，就要用他的名字，不能再叫卜通了。』卜通還不懂其中玄妙，卜士仁逐一解說給他聽了，他方才明白。說道：『那麼我一輩子要姓賈，不能姓卜的了？』卜士仁道：『只要你果然官做大了，可以呈請歸宗的。』卜通又不懂那歸宗是甚麼東西，卜士仁又再三和他解說，他才明白。卜士仁道：『有此一層道理，所以你不能做我的姪孫了。回來到了那邊，你叫我一聲外公，我認你做外孫罷。』兩個商量停當，又把功牌交給卜通收好。

「到了定海，卜士仁帶著卜通，問到了鎮臺衙門。挨到門房前面，探頭探腦的張望。便有人問找那個的。卜士仁忙道：『在下要拜望張大爺，不知可在家裡？』」那人道：『那麼你請裡面坐坐，他就下來的。』卜士仁便帶了卜通到裡面坐下。歇了一會，張大爺下來了，見了卜士仁，便笑吟吟的問道：『老大哥，是甚麼風吹你到這裡的？許久不見了。』卜士仁也謙讓了兩句，便道：『我有個外孫，名叫賈沖，特為帶他來叩見你。』說罷，便叫假賈沖過來叩見。賈沖是前一夜已經演習過的，就走過來跪下，恭恭敬敬叩了三個頭，起來又請了一個安。張大爺道：『好漂亮的孩子！』卜士仁道：『過獎了。』又交代賈沖道：『張大爺是我的把兄，論規矩，你是稱呼太老伯的；然而太靚瑣了，我們索性親熱點，你就叫一聲叔公罷。』張大爺道：『不敢當，不敢當！』一面問：『幾歲了？一向辦甚麼事？』卜士仁道：『一向在鄉下，不曾辦過甚麼。我在江蘇的時候，曾經代他弄了個六品功牌，打算拜托老弟，代他謀個差使當當，等他小孫子歷練歷練。』張大爺道：『老大哥，你也是官場中過來人，文武兩途總是一樣的，此刻的世界，唉！還成個說話嗎！游擊、都司，空著的一大堆；守備、千總，求當個什長，都比登天還難；靠著一個功牌，想當差使，不是做兄弟的說句荒唐話，免了罷。』卜士仁忙道：『不是這麼說。但求鼎力位置一件事，或者派一分口糧，至於事情，是無論甚麼都不拘的。』張大爺道：『那麼或者還有個商量。』卜士仁連連作揖道謝。

「賈沖此時真是福至心靈，看見卜士仁作揖，他也走前一步，請了個安，口稱：『謝叔公大人栽培。』張大爺想了一會道：『事情呢，是現成有一個在這裡，但是我的意思，是要留著給一個人的。』卜士仁連忙道：『求老弟臺栽培了罷。左右老弟臺這邊衙門大，機會多，再揀好的栽培那一位罷。』說時，賈沖又是一個安。張大爺道：『但不知你們可嫌委屈？』卜士仁道：『豈有此理！你老弟臺肯栽培，那是求之不得的，那裡有甚委屈的話！』張大爺道：『可巧昨天晚上，上頭攆走了一個小跟班。方才我上去，正是上頭和我要人。這個差使，只要當得好，出息也不算壞。現在的世界，隨便甚麼事，都是事在人為的了。但不知老大哥意下如何。』卜士仁道：『我當是一件甚麼事，老弟臺要說委屈。這是面子上的差使，便連我愚兄也求之不得，何況他小孩子，就怕他初出茅廬，不懂規矩，當不來是真的。』張大爺道：『這個差使沒有甚麼難當，不過就是跟在身邊，伺候茶煙，及一切零碎的事。不過就是一樣，一天到晚是走不開的，除了上頭到了姨太太房裡去睡了，方才走得開一步。』卜士仁道：『這是當差的一定的道理，何須說得。但怕他有多少規矩禮法，都不懂得，還求老弟臺教訓教訓。』張大爺道：『這個他很夠的了，但是穿的衣服不對。』低頭想了一想道：『我暫時借一身給他穿罷。』賈沖又忙過來請安謝了。張大爺就叫三小子去取了一身衣服，一雙挖花雙梁鞋子來，叫他穿上。那身衣服，是一件嫩藍竹布長衫，二藍寧綢一字肩的背心。賈沖換上了，又換鞋子。張大爺道：『衣服長短倒對了，鞋子的大小對不對？』賈沖道：『小一點，不要緊的，還穿得上。』穿上了，又向張大爺打了個千謝過，張大爺笑道：『這身衣服還是我五小兒的，你就穿兩天罷。』賈沖又道了謝。卜士仁道：『穿得小心點，不要弄壞了；弄髒了，那時候賠還新的，你叔公還不願意呢。』張大爺又道：『你的帽子也不對，不要戴罷，左右天氣不十分冷。還要重打個辮子。』三小子在旁邊聽了，連忙叫了剃頭的來，和他打了一根油松辮子。張大爺端詳一會道：『很過得去了。』

「這時候，已是吃中飯的時候了，便留他祖孫兩個便飯。吃飯中間，張大爺又教了賈沖多少說話；又叫他買點好牙粉，把牙齒刷白了；又交代蔥蒜是千萬吃不得的。卜士仁在旁又插嘴道：『叔公教你的，都是金石良言，務必一一記了，不可有負栽培。』一時飯罷，略為散坐一會，張大爺便領了賈沖上去。賈沖因為鞋子小，走起路來，一扭一捏的，甚為好看。果然總鎮李大人一見便合，叫權且留下，試用三天再說。三天過後，李大人便把他用定了，批了一分口糧給他。

「他從此之後，便一心一意的伺候李大人，又十分會巴結，大凡別人做不到的事，他無有做不到的。李大人站起來，把長衣一撩，他已是雙手捧了便壺，屈了一膝，把便壺送到李大人胯下。李大人偶然出恭，他便拿了水煙袋，半跪著在跟前裝煙；李大人一面才起來，他早已把馬子捧到外間去了；連忙回轉來，接了手紙，才帶馬子蓋出去；跟著就是捧了熱水進來，請李大人洗手。凡此種種，雖然是他叔祖教導有方，也是他福至心靈，官星透露，才得一變而為聞一知十的聰明人。所以不到兩個月功夫，他竟做了李大人跟前第一個得意的人，無論坐著睡著，寸步離他不得。又多賞了他一分什長口糧，他越是感激厚恩的了不得。卻有一層，他面子上雖在這裡當差，心裡卻是做官之念不肯稍歇，沒事的時候和同事的談天，不出幾句話，不是打聽捐官的價錢，便是請教做官的規矩。同事的既妒他的專寵，又嫌他的呆氣，便相約叫他『賈老爺』。他道：『你們莫笑我，我賈沖未必沒有做老爺的時候。』同事的都不理他。

「光陰似箭，不覺在李大人那裡伺候了三四個年頭，他手下也積了有幾個錢了。李大人有個兒子，捐了個同知，從京裡引了回來，向李大人要了若干錢，要到河南到省去。這位少大人是有點放誕不羈的，暗想此次去河南，行李帶的多，自己所帶兩個底下人恐怕靠不住，看見賈沖伺候老人家，一向小心翼翼，若得他在路上招呼，自己可少煩了多少心，不如向老人家處要了他去，豈不是好。主意定了，便向李大人說知此意。李大人起初不允，禁不得少大人再四相求，無奈只得允了。叫了賈沖來說知，並且交代送到河南，馬上就趕回來，路上不可耽擱。賈沖得了這個差使，不覺大喜。」

正是：騰身逃出奴才籍，奮力投歸仕宦林。不知賈沖此次跟了小主人出去。有何可喜之處，且待下回再記。